

方九
阵州

洪
烛著

梦游者

的

地图



梦游者

的

地图

洪
烛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游者的地图/洪烛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7
(九州方阵丛书)

ISBN 7-5063-1219-0

I. 梦… II. 洪…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8232 号

梦游者的地图

作者: 洪 烛

责任编辑: 姜 琳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3 千

印张: 10.25

插页: 2

印数: 001-8000

版次: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219-0/I·1207

定价: 15.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洪烛，1967 年生于南京。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出版过诗集《南方音乐》，散文集《我的灵魂穿着一双草鞋》、《浪漫的骑士》、《眉批天空》等。1995 年被女友杂志评为“全国十佳作家”之一。现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辑。

目 录

布衣北京

布衣北京	3
外省人的北京	7
北京的饮食	12
北京的大院	16
看京剧	20
北京的书店	22
北京图书馆	26
地铁	29
拜访运河	31
去怀柔钓鱼	34
中国的一号公路	38
广场	40
景山	43
新街口	45
双榆树	48
船板胡同	50
莫斯科餐厅	53
麦子店	55
玉渊潭的秋天	58
白纸坊与红楼梦	60

没有警报的城市	62
风景与过客	64
游牧北京	66

名士风流

名士风流	77
醉卧长安	80
茶道	86
文人菜谱	89
童年的零食	92
荔枝情结	96
插花的艺术	103
羽扇纶巾	107
红袖添香	113
飞天	115
抚摸苏州	118
西施缺席	122
美人的泪	125
西湖你好	127
金陵春梦	128
城南旧事	133
南方魔幻	136
诗人之乡	141
长白	145
海誓	149

城市备忘录

城市备忘录(一)	157
城市备忘录(二)	161
乡村备忘录	163
大地之歌	167
《诗经》里的那条河	171
凤凰	174
蝴蝶	177
安魂曲	184
银河岸边的爱情神话	184
拆散的笔记簿	187
文人的病	195
誓言	200
人生之痒	202
千金不换	205

梦游者的地图

梦游者的地图	211
流放者归来	213
温柔之乡	216
精神月蚀	219
想起古老的大师	221
古典英雄	224
试探上帝	228
变形记	231
死亡诗社	234

造梦机器	242
纸上的月亮	250
笛赋	253
没有远方的生活	255
午夜爱情电梯	258
没打破纪录	260
母校的女孩	263
画中人	267

没有故乡的人

没有故乡的人	273
节日尴尬	278
游子的月亮	280
母亲,请站在原地等我	284
老家	288
远村无消息	291
祈雨	294
故园的雨	296
乡野之梦	299
本命	303
回眸的妩媚	307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310
英雄末路唱大风 ——1989,我朴素的回忆录	313

布
衣
北
京

布衣北京

城南的特色在于老，老而不朽，是沧桑所赋予的一种美。城南的魅力在于有许多老故事。苍老而哀婉的音乐，如斑驳且凄艳的苔痕，装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的影壁。我走访过祖国大地上的许多座古都，发现城南大多为平民聚居区，建筑陈旧，商业繁荣，遗留有浓郁的民俗色彩——不知这究竟由历史还是风水造成的？北京的城南也不例外，在市区地图上不过巴掌大的篇幅，可是却密集着数不清的老字号商店、茶楼、饭庄、剧院（俗称戏园子），以及明清风格的胡同与四合院。所以说正宗的老北京在城南，要想了解北京的老故事，那就闻着味儿追到城南来吧，城南的老人多，老房子多，老地名与老字号多，老树、老公园乃至老街道多。说到底，小城故事多。

写到这里就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那电影我看过，在阶梯剧场的黑暗中我就有不同意见：这种剧本，只适宜用黑白胶卷来翻拍，朦朦胧胧的，达到某种折旧的审美效果；拍成彩色的，无异于将破败萧瑟的寺庙重新油漆，看上去倒是金碧辉煌，但感觉总是假的。最终我只记住了作为画外音的李叔同的谣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闭目冥想被湮没的年代里无形的唱诗班，以及队列中一张张梳着留海的女孩子的脸。城南啊城南，就是门楣上张贴的褪色的红纸春联、门两边蹲坐着的青石狮子以及狮子脚趾间一堆散发火药香味的鞭炮碎屑，就是门坎上跨坐着穿花棉袄、戴瓜皮帽的胖小子（他的乳名如今谁也不记

得了),就是一副怎么摇也摇不响的生锈的大铁门环——我们就这样被往事拒之门外了。岁月才是落叶堆积的庭院里隐姓埋名的户主。

城南原本没有城,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的范围相当于如今的地铁环线(即只有内城),因蒙古鞑靼部族屡次跨越长城,兵临城下,守军怯于迎敌,只好在九座城楼高挂免战牌。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均在九门之外,屡因边警而延误祭祀,即使圣驾冒险出城祭坛,也不得不动用重兵护卫。于是圣旨命令增筑环包内城四周的外城,将城郊诸坛圈入高墙。由于人力、财力所局限,最终外城只修筑了环包南郊的一段,使北京城垣构成倒写的“凸”字形。因为祭祀天坛必须皇帝亲临,其它诸坛可令大臣代祭,而天坛座落于南郊,首先将南郊并入外城——城南或称南城,就这样在地图上诞生了。内城之中皇城占据了中心区,剩余的范围多被衙署、兵营等割据,北京被锁闭在铁笼子里,增筑外城,给商业活动提供了市场与保障,城南便成为新兴的商业区。惜命的皇帝,无意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天坛在城南,天意与民心在城南,皇帝也不敢漠视,我深深记住了这一点。这恐怕是城南旧事里的旧事了。

如今,北京的老城墙几乎全拆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座城门楼子。但一出大前门(七十年代我常从一种老牌香烟的商标画上瞻仰),我便恍然有强烈的回到城南的感觉。前门大街是不逊色于王府井的老商业街,譬如全聚德烤鸭店就在这里。读书人不妨再住南步行,去琉璃厂逛逛老古玩店和旧书市,你会遗憾无法换一袭灰布长裳踏访,而西装革履很明显会冒犯琉璃厂的温文尔雅。城南我最向往的是天桥一带,天气好的时候,街头能看见玩杂技的江湖艺人,当他们手端的草帽伸到我胸前,我可不掏几张毛票吗:我简直怀疑他们整整表演了一个世纪,多辛苦呀!一个

世纪了，围观的人群在变，但艺人的表情没变、江湖义气没变，世界在变与不变之间。天桥更著名的是戏园子，我估计四大名旦全在城南披挂上阵过，至少梅兰芳老板解放后还在天桥唱过《贵妃醉酒》，许多名流曾去亲耳聆听。当然再后来，城南上演得更多的是《沙家浜》与《红灯记》了。

在城南走得累了，可以随便挑一家挂旗幡的茶馆歇歇脚。和南方人不同，老北京爱喝的是茉莉花茶，但对茶具则很挑剔——最好是电影里清末遗老遗少捧的盖碗，旁边有高举大肚铜壶的跑堂殷勤地兑水。我浅浅地呷一口，忍不住左顾右盼：那些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在哪里呢？拉二胡的唱小曲的在哪里呢？拖洋车的骆驼祥子在哪里呢？京腔京韵的城南，怎么读都像一部毛边纸的线装书，都像老舍的小说。

清朝的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治分居，清军圈占有了内城东、西、中三区的民宅，将汉民全部迁往外城（即城南），内城变成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按八旗序位驻防。京西另设了圆明园护军营、蓝淀厂火器营和香山健锐营，合称三大营。直至今日（仿佛一种传统？）京西仍有许多部队大院，东城与西城仍为政府机关和国家核心，有学生之城雅称的海淀是学院区，东边则有涉外饭店、商厦林立的使馆区。那么城南怎么样了？城南依然是城南，它的概念贴近于老百姓、小市民、信用社、公共汽车、大杂院、龙须沟、廉价的日用百货、蜂窝煤、二锅头、菜蓝子工程、祖传的手艺和乡野风味的集贸市场。城南是与上流社会权力、财富、政治、贵族相对称的半壁江山，是民俗的源泉，换句话说，城南是平民化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

我恰恰是这样一位怀旧的布衣诗人。我最喜欢骑一辆老式的凤凰牌自行车，模仿东南飞，恨不得回到汉乐府时代。民歌的时代，背着锦囊的采诗官在寻找陌上桑。回到城南，我就觉得自

已在微服私访，在深入民间。我更愿意作为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货郎，作为吆喝着“磨剪子唻铲菜刀”的有手艺的师傅，而不是以诗人的身份回到城南。我穿过长椿街的红绿灯，车轮滚滚，热泪滚滚，一直往南去。我经过回民聚居区的牛街，正赶上牛街小学下课时间，一群群服饰鲜艳的小穆斯林鸟一样喧哗着拥出校门；而路边牛羊肉摊档的气息，带给我游牧于草原之上的错觉——这也是极幸福的错觉了。再往前就是白纸坊了，明清两代造纸厂所在地，你能肯定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写在它出产的纸上的？城南有陶然亭，陶然亭没有亭子，但陶然亭的雪是京都一景。城南有大观园（座落在白纸坊附近），虽属仿建，但贾宝玉的梦还没醒，多少人还在接着做。城南啊城南，诗人的梦乡，古典主义者的温柔之乡。我的朴素的乌托邦。

再说几个城南的老地名给你听听。蒲黄榆，瓷器口，虎坊桥，白广路，先农坛，南菜园以及菜市口，有的古拙，有的空灵，念起来也琅琅上口。它们不用演绎就是一段城南旧事。所谓的城南，就是由星罗棋布的这一个个地名组成的。没去过城南，没去过城南的老胡同，等于没来过北京。城南是北京的另一半。它不代表官方的北京，却象征着民间的北京，土著的北京，老北京。北京话和普通话还是有区别的（土话和官话？）诗人啊，长安街虽好，但长安米贵、洛阳纸贵，咱们还是回民间去吧，否则你的民歌唱给谁来听呢——乡下没有霓虹灯，但城里也没有信天游呀！在城南租一所四合院（最好有枣树和辘轳水井的那种），左邻右舍都是勤勉的工匠与菜贩，天井每天清扫——这就是你诗歌的别墅。

归去来兮，田亩将芜。城南的法律是朴素唯物主义。城南是一面怀旧的镜子。哦，我是爱你的，草莽英雄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诗人的北京，布衣北京！我作为北京城里的土著部落，

用耳朵聆听着电台里的北京新闻，用心灵聆听着城南旧事，聆听着民谣里的北京，白话文的北京，方言的北京……

外省人的北京

外省人心目中的北京，有时是巴黎，有时是纽约。它有类似于大歌剧院的包厢式音乐厅，有贵妇人主持的上流社会的沙龙，甚至还有流浪艺术家的画廊（譬如圆明园的画家村），这曾经是巴黎的专利。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北京有浪漫主义。北京又是现实的，不断地拆迁皇帝时就有的四合院与胡同，以营建蝴蝶状立体交叉桥和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远远望去，这简直像积木堆砌的王国。玩偶之家的主要成员，包括金融家、个体商贩、世袭贵族以及各种各样的明星人物。舞台已经延伸到车站、电话亭甚至就在十里长街上，这都使人嗅闻到纽约的气息，权力与金钱相混合的气息，有点儿陌生，有点儿熟悉。

我刚才所说的外省人主要指两种，一种是从来没到过北京的边远地区居民，他们主要通过电视、报纸、中央文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甚至羽毛般的谣言，来想象北京的。另一种是来北京出差或自费旅游的，包括基层干部、供销员、群众代表乃至度假的观光客，他们手持地图、走下火车，在高楼广厦之间稍有一走神就迷路了，于是重新向擦肩而过的行人打听方向；北京在他们眼中是一张放大的地图，是藏龙卧虎的名胜古迹。甚至连故

官有几个门都没搞清楚，他们就打道回府，向邻居吹嘘沿途的见闻，他们对北京的印象不过是一篇蜻蜓点水的游记。

还有第三种外省人。他们是一些背井离乡来北京寻求生存空间的外省人，他们的血型、姓名、学历不是北京给予的，但他们的梦在北京，他们将北京视若角斗场、视若第二故乡，他们两袖清风地走在长安街上，向这座高耸入云的城市索取职业、索取成功与辉煌。他们是祖国版图上的候鸟，以梦想家的陶醉吹着新移民主义的乡村口哨。他们还不了解北京，但需要了解北京，因为他们热爱北京——这份宗教式的热爱甚至会使本地土著自叹不如。他们的童贞属于外省，但他们的青春却是献给北京的。所以他们对北京的感情是特殊的，他们拥抱这座城市的姿态也是与众不同的。北京这个地名，是他们验证自身价值、验证光荣与梦想的一张试纸，不来这儿他们找不到自己。他们以朴素唯物主义态度来认识北京，就像通过一枚枚硬币的递增来积累财富，通过一枚枚硬币的总和来考证金钱这个概念考证资本论。在他们眼中，北京不是巴黎、不是纽约、不是天堂更不是地狱，北京就是北京。生活不允许他们产生任何错觉。因为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从刚走出北京火车站的那一天起，他们便以北京人自居，他们不得不以主人自居，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单程车票，他们甚至连铺盖卷儿都从家乡带来了，他们准备把一生作为赌注投掷在这座转盘城市。这是他们一生中的诺曼底。在登陆之前，他们就已破釜沉舟。纵然在本地居民眼中，这一张张充满梦幻的新面孔不过是固执的外省人。他们租平房住，或索性睡地下室，没有取暖设备照样过冬；他们骑自行车上班，在食堂吃饭，每年一次探亲假；他们梦里不知身是客，甚至对做梦的时间都很吝啬，白昼和夜晚对于目光炯炯的他们而言，不过是穿鞋子和脱鞋子的过程，一切都处于原始积累阶段，他们只能选择加倍地投入……这是

些能吃苦的外省人。很多年过去了，他们安营扎寨、稳操胜券，有的升官有的发财，混得最差的也娶妻生子、粗茶淡饭，北京终于承认他们为自己的嫡系，他们的下一代也真正拥有北京的血统。除了早年的口音无法彻底更改，他们完全是北京的主人翁。他们接待远道而来更年轻的外省人：“好好干。慢慢会适应的。有什么困难就说话。你们是北京的新血液。”然而，躺在北京的户口簿上，高枕无忧之时，他们才想起自己的籍贯，毫不怀疑自己外省人的身份。

他们开始患怀乡症。他们教育子女老家在哪儿，祖父和祖母是谁。一走上长安街就思念长安。买一斤高价的烟台苹果便梦见胶东半岛。在五星饭店面对美女如云、山珍海味，反倒像李白那样停杯投箸，反倒像周作人那样回味家乡的野菜，眼前的一切都不如家乡溪头的野菜秀色可餐……

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三种外省人。生活在北京的外省人。他们既是北京的合法居民，又是永远的外省人。我是其中之一。我甚至觉得：北京有两个，一个是本地人眼中的，另一个是这些外省人眼中的——他们对北京的认识注定是有区别的。虽然他们的劳动，共同创造了北京，共同改变着北京。

成吉思汗来过北京。李自成来过北京。八旗子弟来过北京。科举时代，书生们纷纷进京赶考，北京有国子监，北京出状元。在天子脚下读书，其乐融融。后来，毛泽东带领解放军进了北京。可以说，北京的历史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省人写下的。北京出部长，北京出将军，甚至北京的报纸都是全国发行的——这一切，足以对外省人构成永远的诱惑。我爱北京天安门。

外省人这个称谓，带有浓郁的法国味，而且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味。十九世纪出浪漫主义，而法国的浪漫主义举世无双。在莫泊桑、左拉、福楼拜笔下，外省是与巴黎相对立的，巴黎纸醉金